

行走者

人世间

磁山悟水

刘美花

夏天某日,天格外热,心莫名躁,便往磁山而去。

山居城郊,因水而幽。自温泉小镇步行登山,前行须臾,豁然开朗,“三山抱一湖”的仙姑湖直入眼帘,三面青山,静影湖心。四周是透明的翠,渐远渐浓,到了山脚化作深沉的墨绿。湖水是磁山千泉酿成的一大片碧绿。俯身看,水清澈透明,能望见湖底圆润的卵石,鱼成群结队,一会儿静默水中,一会儿倏忽远游,追逐嬉戏;小虾呼朋结伴,翩然疾游;蝌蚪曳尾而行,甘做逗号……水里的生灵不可胜数。天光好,云自在,云似被湖光山色迷住,驻足湖的上空,云影浸湖中。远峦近树,安卧在那一泓柔波里,连同飞鸟的掠影,岸边垂柳的纤姿,都成了湖的一部分。整个湖区宛如一幅湿润的画卷,颜色饱满得要溢出,映入眼帘,流进心间,唤出无限的生命力。

我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下,与一只白鹭对视。它单腿立在浅滩,久久不动,似画中静物。忽然,它振翅而起,翼尖掠过水面,点开一圈涟漪,碰到岸又荡回来,波纹交织成复杂的纹路,然后渐平,似什么没发生过。只有湖底的水草还记得,它还在悠悠地摇,摇出一湖深绿的美梦。

良久,云动日行,光线如刀切过湖面,把水分成明暗两半。半湖荡漾碎金,半湖沉碧树的倒影。站立湖边,水光柔静,压得住一切纷扰,也容得下整座山的呼吸。

我想起《庄子》里的话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”,原来静到极处,便成鉴,能照天,能照地,也能照人心里那些平日看不清的沟壑。

徐行登山,石阶蜿蜒,林荫幽深,处处美如画,人在画中游。最动人的,还是于无声处的水。起初并没有声,转过一个弯,忽然感到空气湿润,微凉的风拂过脸颊。只见石隙间一线闪光的银丝悄悄探出来,那么细软,在青黑的岩面上明灭可见,缓缓地流,遇着突兀的石便轻轻分开;遇着松软的土便悄悄渗进去藏身,过一会儿又调皮地钻出来;遇着崖,这柔弱的流泉竟也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玉声清越幽长,在山谷里久久回荡。我不由蹲下身,伸手接了一捧,凉意浸肌肤。

原来它一直在那里,以最谦卑的身姿,走迂回的路,却把整座山走活了。你看那石缝间的青苔,多么肥润鲜绿;崖边的野花格外娇妍,水珠还挂在花瓣上;石头的棱角却被经年的水流磨得圆润温和。泰戈尔说:“使鹅卵石日臻完美的,并非锤的打击,而是水的且歌且舞。”水用最温柔的耐心,在时间里写下了伟大的诗篇。真是弱之胜强,柔之胜刚。老子说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这一点不错,它不争,只往下走,却因此成了江海的源头,成就了伟大的事业;它至柔,什么也斩不断它,什么也困不住它。真所谓: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无有人无间,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”

正想着,不觉日已中天,林间闷热,汗从额头沿着鬓角,滑落在石阶上,倏地又被日光蒸融。泉水也一样,被光一照,便化作袅袅的烟升起,起初是一缕两缕,后来便聚成薄雾,向天空飘去。水汽在山腰缠绕,成带,成团,阳光穿过时,便成七彩光。原来形是可以散的,散了,便无拘无束,凭自己的意志,想成为什么都行,可漫成无边无际,形状各异的云,一会儿像万马奔腾于草原中,一会儿似远航于大海的帆船,转眼又成白白柔柔的一团,慵懒地浮在透明的蓝天上。若是冬天呢?这水又会成六角梅花自天际洒脱地飘落。水会凝成冰,把流动的姿态瞬间定格,千树万树梨花开,岩壁垂下冰瀑,潭面结成琉璃,连泉眼都被冰封住,只留下轮廊。却依然是水,只是换了一副容颜。待春日,它又化作水滴,一滴,两滴,渐渐连成线,汇成流,唱着欢乐的歌往山下奔去。

山越高,路越陡。气喘吁吁地攀上一处平台,已是开阔的山顶。站在观景台上,俯瞰来路,群峰如涛,在云雾间起伏不定,林木在雾里若隐若现。云雾从谷底升起,一缕缕,一团团,是山在呼吸,吐纳出天地间的元气。

水到底是什么呢?它从哪里来,又要去哪里?它如镜湖,不言不语,任云来鸟过,只默默收着,不起一念。它是山涧里那缕不息的歌,高低婉转。它是天上流浪的云,聚散随意,今朝遮了这

峰,明日又去润那方田。它聚成潭,便静影沉璧,把整个天空都拥在怀里。它散作雾,便氤氲如梦,令山峦都变得温柔。它化雨落下,便滋润万物。

从来没有什么能真正定义水,它亦不眷恋任何一种模样。固体、液体、气体,不过是人给的名字,它只是存在着,变化着,它在每一次形态转换中完成使命。

而人呢,是否也该有水的品质?静时成一面湖,在喧嚣人世中守住一泓澄明,映出天光云影,也映得清自己的眉目。不为风动,不为幡动,这样的静是饱满的、深厚的,是海纳百川的包容,是历经波澜后沉淀出的智慧。

水流向大海,遇石则绕,不是怯懦,是智慧;遇崖则跃,不是鲁莽,是勇气。脚步一直向前,方向不变,始终向着更开阔处的湖海奔赴。该升腾时便轻轻化作云。升腾不是逃离,是把雨意蓄在心里,随时准备落回人间,滋润那些干渴的土地。这让我想起苏东坡、王阳明等历史上的众多贤良,无论身处何种人生境地,到哪里都会造福一方。

暮色从四面八方合拢,鸟声渐稀,各式虫鸣高低、长短协奏着夜的序曲。泉声清越,白日里被视觉分散,此刻都聚到耳中。水声忽远忽近:近在脚边潺潺,远在天边幽幽;有时笑语哗哗,有时私语淙淙,似在诉说万物四季轮回。我的心似被洗涤过,那些上山前的躁,那些日常积下的尘,那些无谓的焦虑与执着,都被这水声带走。剩下的,是清凉的一片空明。

到山脚,天已黑。回头望,磁山成了巨大的剪影,沉默地矗立在星空下。仙姑湖隐身,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,在山的怀抱里,安静地、深沉地,盛着一湖星月。这一日山中,我遇见的,不止是水,更是某种恍然的澄明。它流进眼里,洗去尘翳;流进耳中,荡去嘈杂;流进心里,融解僵硬的块垒。最后,它流进了时间的河里,成为记忆中的一汪清泉。

夜风吹过,送来远处依稀潺潺的水声,像在一边道别,一边叮嘱:我在这里,永远在这里等你。是啊,水永远在这里——在山的肌理里,在云的魂魄里,也在一个愿意静下来倾听的人心里。

平凡的坚守

王珉

龙是一名扎根基层的一线民警,一身藏蓝警服,扛起辖区的平安。朝夕值守、随时出警,是他工作的常态。宁是电视台编辑,深耕媒体岗位,以笔墨和镜头记录城市百态、传递人间温情。两个人相遇相知,相聚却格外奢侈。

分居两地的日常里,电话和微信成了二人唯一的联络媒介。忙碌间隙的碎片化分享,是他们独有的温情。龙会开心地告诉宁,自己的工作获得表彰,参与处置的事件被媒体报道;可宁每每听闻,心底总会泛起一丝酸涩。作为责编,她亲手审核过无数新闻稿件,见证过无数基层民警的坚守,却只能释然回复:“是啊,我的同事替我见了你一面,而我只能在台里默默守望你。”

为了弥补长久的亏欠,两人敲定档期,预约了影楼拍摄。那天,宁特意调好工作档期,早早请假奔赴影楼,从傍晚五点静静等候,满心期待定格属于两人的幸福瞬间。落日西沉,夜色渐浓,影楼的客人来来往往,工作人员陆续下班,直至门店打烊,龙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。无数通电话拨出,换来的只有冰冷的关机提示。

委屈、失落、担忧交织心头,万千愁绪涌上宁的心头。未成婚,便早已习惯了等待和独处,这便是警属的日常。无数个独自坚守的日夜,在这一刻尽数翻涌。凌晨四点,沉寂的深夜里,手机终于亮起,是龙疲惫沙哑的声音,一句轻声的“对不起”,瞬间击溃了宁所有的委屈。她深知,这种失约,是人民警察的责任。

后续的相处中,龙才道出那晚的惊险。他临时接到紧急抓捕任务,危急关头,他的脑海中闪过的,全是宁的模样、两人的未来、尚未拍摄的婚纱照。凭着心中的牵挂与坚守,他顺利制服嫌疑人,自己却险些受伤。他带着一身疲惫和歉意,笑着宽慰宁:“还好没有受伤破相,不然我们的婚纱照,就拍不了了。”看着爱人强装轻松的模样,感受着 he 藏在坚韧下的温柔,宁所有的埋怨都烟消云散,义无反顾地扑进他的怀里。

相爱从来不易,相守更是难得。龙与宁的爱情,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,却有着风雨同舟的笃定。

后来,龙被调至交通事故处

理岗位。他在新岗位上,寒来暑往、风雨无阻,哪怕是深夜凌晨、团圆佳节,只要警令一响,他便即刻奔赴现场。日复一日面对人间悲欢、生死离别,让他一度心生倦怠。可一场深夜出警的经历,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那年除夕凌晨,万家灯火团圆之时,辖区突发交通事故,一辆摩托车与路边违停货车发生剧烈碰撞。接到警情,龙即刻奔赴现场。路面上两车倾覆,狼藉一片,可摩托车驾驶员却不见踪影。凭借丰富办案经验,他通过碰撞痕迹、地面血迹和散落残骸,精准判断驾驶员大概率因巨大惯性被甩出路面。寒冬深夜,寒风刺骨,他带着同事在周边荒地、草丛中仔细搜寻,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,最终在距离路边八米的茂密草垛里,找到了重伤昏迷的驾驶员。

驾驶员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事后医生感慨,伤者颅脑重度损伤,伤情危急,若是晚十分钟送达,便再无生还可能。那晚归家,龙抱着宁久久不语,满心感慨:“从前总觉得处理事故只是机械工作,如今才懂,我的每一次细致研判、每一次全力以赴,都是在守护一个鲜活的生命、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庭。”这一刻,宁真切读懂了基层民警的坚守与大爱,读懂了这份职业背后的赤诚与担当。

自此,龙彻底扎根新岗位,全身心投入工作,始终以极致的严谨和负责对待每一起事故、每一次出警。一次出警途中,他被毒虫咬伤,脚跟红肿起泡,剧痛难忍,可他强忍病痛,坚持完成现场勘查、物证固定、信息记录等全部工作,妥善处置完警情后,才默默清洗包扎伤口。

身为媒体人、新时代警嫂,宁始终读懂爱人的坚守,更懂得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奉献。她深耕媒体一线,看遍人间冷暖、万家悲欢,深刻领悟到,千万家庭的岁月静好,背后都有人负重前行。

为此,她执笔写下评论文章,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基层民警,赞颂他们“有道义敢担当,有责任肯奉献,有性情真善美”的可贵品质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墨,让更多人读懂警察群体的付出,理解警属的隐忍与坚守,传递新时代家庭的责任与担当。